

聊齋誌異

卷

拾

聊齋誌異卷之十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布客

長清某販布為業，客於泰安。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，詣問休咎。術人推之曰：「運數大惡，可速歸。」某懼，囊資北下。途中遇一短衣人，似是隸胥，漸漬與語，遂相知。悅，屢市餐飲，呼與共啜。短衣人甚德之。某問所營幹，答言：「將適長清，有所勾致。」問為何人，短衣人出牒示。

令自審、第一即已姓名、駭曰、何事見勾、短衣人曰、我乃萬里人、東西司隸役、想子壽數盡矣、某出涕求救、鬼曰、不能、然牒上名多、拘集尚須時日、子速歸、處置後事、我最後相招、此即所以報交好耳、無何至河際、斷絕橋梁、行人艱涉、鬼曰、子行死矣、一文亦將不去、請即建橋利行人、雖頗煩費、然於子未必無小益、某然之、某歸、告妻子作周身具、尅日鳩工建橋、久之鬼竟不至、心竊疑之、一日鬼忽來曰、我已以建橋事上

報城隍轉達冥司矣。謂此一節可延壽命。今牒名已除。敬以報命。某喜感謝。後再至太山。不忘鬼德。敬賁楮錠。呼名酹奠。既出。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。子幾禍我。適司君方蒞事。幸不聞之。不然奈何。送之數武曰。後勿復來。倘有事北往。自當迂道過訪。遂別而去。

農人驅狐

有農人耕於山下。婦以陶器為餉。食已。置器隴畔。向暮視之。器中餘粥盡空。如是者屢。心疑之。因睨注以

覘之有狐來探首罽中、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、狐驚
竄走、罽囊頭苦不得脫、狐顛蹶觸罽碎落出首、見農
人、竄益急、越山而去、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、苦狐纏
祟、勅勒無靈、狐謂女曰、紙上符咒能奈我何、女給之
曰、汝道術良深、可幸永好、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
否、狐曰、我因所怖、但十年前在北山時、嘗竊食田畔、
被一人戴濶笠、持曲項兵、幾為所戮、至今猶悸、女告
父、父思投其所畏、但不知姓名居里、無從問訊、會僕

以故至山村、向人偶道、旁一人驚曰、此與曩年事適相符、將無向所逐狐、今能為怪耶、僕異之、歸告主人、主人喜、即命僕馬招農人來、敬白所求、農人笑曰、曩所遇誠有之、顧未必即為此物、且既能怪變、豈復畏一農人、貴家固強之、使披戴如爾日狀、入室、以鋤卓地、咤曰、我日覓汝不可得、汝乃逃匿在此耶、今相值、決殺不宥、言已、即聞狐鳴於室、農人益作威怒、狐即哀言乞命、農人叱曰、速去釋汝、女見狐捧頭鼠竄而

去自是遂安。

章阿端

衛輝戚生、少年蘊藉、有氣敢任。時大姓有巨第、白晝見鬼、死亡相繼、願以賤售。生廉其直、購居之。而第濶人稀、東院樓亭、蒿艾成林、亦姑廢置。家人夜驚、輒相譁以鬼。兩月餘、喪一婢、無何生妻以暮、至樓亭、既歸得病、數日尋斃。家人益懼、勸生他徙。生不聽、而塊然無偶、慄慄自傷。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、生怒、盛氣

襖被獨卧荒亭中、留燭以覘其異、久之無他、亦竟睡去、忽有人以手探被、反覆捫探、生醒視之、則一老婢、攀耳蓬頭、擁腫無度、生知其鬼、捉臂推之、笑曰、尊範不堪承教、婢慚斂手蹀躞而去、少頃、一女卽自西北隅出、神情婉妙、闐然至燈下、罵曰、何處狂生、居然高卧、生起笑曰、小生此間之第主、侯卿討房稅耳、遂裸而捉之、女急遁、生先趨西北隅、阻其歸路、女計窮、便坐床上、近臨之、對燭如仙、漸擁諸懷、女笑曰、狂生

不畏鬼耶、將禍爾死、生強解裙襦、則亦不甚抗拒、已而自白曰、妾章氏、小字阿端、悞適蕩子、剛愎不仁、橫加折辱、遂憤悒天逝、葬此廿餘年矣、此宅下皆坟墓也、問老婢為誰、曰、亦一故鬼、從妾服役、上有生人居、則鬼不安於夜室、適令驅君耳、問捫搥何為、女笑曰、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、其情可憫、然亦太不自諒矣、要之餒怯者、鬼益侮弄之、剛腸者不敢犯也、聽遠鐘響、斷着衣下床曰、如不見猜、夜當復至、入夕果來、綢

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
我致之否女聞之慨然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者
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
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生前失環撻
婢、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
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
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羅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
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

女別去曰、兩人可話契濶、另夜請相見也、生問婢死
事、妻曰、無妨、行結矣、上床偎抱、歎若平生之歡、由此
遂以為常、後五日、妻忽泣曰、明日將赴山東、乖離苦
長奈何、生聞言、揮涕流離、哀不自勝、女勸曰、妾有一
策、可得暫聚、共收涕詢之、女請以紙錢十提、焚南堂
杏樹下、持賄押生者、俾緩時日、生從之、至夕、妻至、曰、
幸賴端娘、今得十日聚、生喜、禁女勿去、留與連床、暮
以暨曉、惟恐歡盡、過七八日、生以限期將滿、夫妻終

夜涕泣、問計於女、女曰、勢難再謀、然試為之、非冥資百萬不可、生焚之如數、女來喜曰、妾使人與押生者、關說、初難之、既見多金、心始搖、今已以他鬼代生矣、自此白日亦不復去、令生塞戶牖、燈燭不絕、如是年餘、女忽病、瞢悶懊懷、恍惚如見鬼狀、妻撫之曰、此為鬼病、生曰、端娘已鬼、又何鬼之能病、妻曰、不然、人死為鬼、死為輦、鬼之畏輦、猶人之畏鬼也、生欲為聘巫醫、曰、鬼何可以人療、鄰媼王氏、今行術於冥間、可

往召之、然去此十餘里、妾足弱不能行、煩君焚芻馬、
生從之、馬方熟、即見婢女牽赤騮授綏庭下、轉瞬已
杳、少頃、與一老嫗疊騎而來、繫馬廊柱、嫗入、切女十
指、既而端坐、首獨俛作態、仆地移時、蹶而起曰、我黑
山大王也、娘子病大篤、幸遇小神、福澤不淺哉、此華
鬼為殃、不妨不妨、但是病有瘳、須厚我供養、金百銖、
錢百貫、盛筵一設、不得少缺、妻一一嚶應、嫗又仆而
蘇、向病者呵叱乃已、既而欲去、妻送諸庭外、贈之以

馬忻然而去、入視女郎、似稍清醒、夫妻大悅、撫問之、女忽言曰、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、合目輒見冤鬼、命也、因泣下、越宿、病益沉殆、曲體戰栗、妄有所睹、拉生同卧、以首入懷、似畏撲捉、生一起則驚叫不寧、如此六七日、夫妻無所為計、會生他出、半日而歸、聞妻哭聲、驚問、則端娘已斃床上、委脫猶存、故之、白骨儼然、生大慟、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、一夜妻夢中嗚咽、搖而問之、答云、適夢端娘來、言其夫為顰鬼、怒其改

節、泉下啣恨索命去、祈我作道場以懺之、生早起、即
將如教、妻止之曰、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、乃起去、踰
刺而來曰、余已命人邀僧侶、當先焚錢紙、作用度、生
從之、日方落、僧衆畢集、金鐃法鼓、一如人世、妻每謂
其聒耳、生殊不聞、道場既畢、妻又夢端娘來謝、言冤
已解矣、將生作城隍之女、煩為轉致、生與妻居三年、
家人初聞而惧、久之漸習、生不在則隔窓啟稟、一夜
向生啼曰、前押生者、今情弊漏洩、按責甚急、恐不能

久聚矣。數日果疾。曰：情之所鍾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今將永訣，得非數乎？生遑遽求策，曰：是不可為也。問：受責乎？曰：薄有所責。然偷生之罪大，偷死之罪小。言訖不動。細審之，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。生每獨宿亭中，冀有他遇。終亦寂然。人心遂安。

花姑子

安幼輿，陝之拔貢生，為人揮霍好義，喜放生。見獵者獲禽獸，輒不惜重直買釋之。會舅家喪葬，往助執紼。